

为中国地质事业呐喊，为21世纪肖继业们立传
黄世英纪实文学自选集

WU YAN DE XUE SHAN

无言的雪山

黄世英 著

作家出版社

无言的雪山

黄世英 著

WU YAN DE XUE SHAN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无言的雪山/黄世英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2.5

ISBN 978 - 7 - 5063 - 6401 - 0

I. ①无… II. ①黄… III. ①纪实文学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82983 号

无言的雪山

作 者: 黄世英

责任编辑: 冯京丽

装帧设计: 张晓光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刷: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 × 240

字数: 260 千

印张: 18.75

版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6401 - 0

定价: 52.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勇敢者的足跡（代序）

李约汉

去年冬天，我和国土资源作家协会副秘书长徐峙，代表作协主席陈国栋，专程去廊坊医院探望正在住院的作家黄世英先生。

正如我所预料的那样，刚刚做完心脏支架手术的老黄，仍在修改他的电影剧本。接待我们的病房护士脸上写满了无奈：“真没见过黄老师这样的病人。你们是他的朋友，好好劝劝他，先别写啦！”我只能对护士小姐报以苦笑。我岂能不知这已经是老黄第四次住院，并且已经动过了五次手术，血管里已植入八个支架呢！我焉能不知他的心脏早已通知他要充分休息呢！可是，以我与老黄相识并且交往这20多年的经验，我知道我难以说服这个“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人——有一次送老黄离开编辑部时，看到他脸色不大好，我劝他要多注意身体，谁知年近古稀的他竟淡然一笑并轻松地挥挥手：“咳，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吧！”，我记得我当时倏地像钉子一样钉在了楼梯上。他经常这样，在你毫无心理准备之时，不经意间说出一句令你怦然心动的话——别以为那只是句玩笑，他可是在认真地身体力行呢。

上世纪80年代，黄世英先生的电影作品就已蜚声中国影坛。“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像许多“粉丝”一样，我也是从观看电影开始知道黄老

师的，只是作为职业地质新闻人，我更关注这位出身于地质行业又始终坚持地质题材影视文学创作的作家。

真正与黄先生交往，是10年后我负责编辑他的一部报告文学《一个地质王国的神话》时。直到那时，我才知道他不仅在电影文学创作领域，而且在其他文学门类的创作，比如报告文学创作方面，同样著作颇丰。

从这部记录了中国江南一个地质队新上任队长勇敢面对新旧观念错综交织激烈碰撞、各种扯不断理还乱矛盾纷繁纠缠，带领千余人的队伍走出“沼泽”开创地勘经济“神话”的故事中，我看到了一个真正作家的社会良知——直面严酷的现实地质生活、毫不回避地质事业面临生死存亡困境的勇气。毫无疑问，黄世英先生是较早关注转型期中国地质工作阵痛的作家之一。

而新世纪来临，当中国地质事业尚处破冰之旅的滥觞之际，又是黄先生第一个敏感地发现了这一不寻常的变化，并在《中国国土资源报》上报告了这个“春消息”。

在内蒙古地矿局，“不少地质技术人员和生产骨干不但买上楼房，还买了小汽车。一些地质工程师开着私家车出野外找矿，成了我国第一代野外地质车族。上个世纪，有一首流传全国的经典打油诗：‘远看像个逃难的，近看像个要饭的，走到跟前一看，原来是个搞勘探的。’现在又流传一首新的打油诗：‘远看像个老板，近看像个大款，走下车来一看，原来是个搞勘探的。’21世纪的野外地质车族，改变了中国地矿人的传统形象”。

因此，我觉得，黄世英先生的作品之所以能够感动我们，首先是因为其主题的深刻和思想的深邃与敏锐——他始终追寻中国地质事业改革现实与发展前沿，始终将人道主义的关爱之辉洒向普通地质人的喜怒哀乐与生存际遇中。

当然，其作品中弥漫的艺术气息，同样构成了吸引读者的力量——

“莽莽的群山像一群蜡象僵卧在无边无垠的雪野上，仿佛被北国的三九严寒冻僵了。林涛呼啸怪叫着，狼烟雪横扫着大兴安岭腹地，天地间被搅得一片混沌。一辆破旧的‘212’像只甲虫在风雪中蠕动着。”

这是黄世英一篇报告文学的开头，多像从飞机上拍摄的一个“山舞银蛇，原驰蜡象”的电影“全景”镜头。而紧接着笔锋一转，作家又来了个“近景”特写：

“司机身旁坐着一位年近四旬中等身材的关东汉子，体态已略微发胖，黝黑的脸上刻着常年野外生活的痕迹，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透着超人的精明。此刻，他沉默不语地望着车窗外的风雪，两道浓眉拧得更紧了。”

许多时候，作家有意无意将电影剧作的写作技巧引入报告文学写作，使作品更加跳荡、简约，也更加生动、传神。

黄世英作品表现的几乎都是主流文学意识形态，高扬的主旋律直入云天，萦回着一股“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豪迈、昂扬格调与无往而不胜的精神力量，其间伴随着永不停息的真善美生活之溪在流淌。他的作品视野开阔，雄浑大气，常常将壮美的自然景观、独特的地域文化与地质探矿生活有机糅为一体，有力地衬托着他所塑造出的英气勃勃、性格各异的探宝者光辉形象。其笔下的男子汉大都充满阳刚之气，洋溢着鲜明的时代气息和浓郁的地质人情怀、地质人韵味。

二

人们常以“著作等身”来形容那些多产作家。在地质作家群中，能够享此殊荣的人，恐非黄先生莫属——迄今，他已写出7部话剧、14部电影、上百集电视剧，并出版了10多部作品专集。

黄先生并非大学文学系或者戏剧专业“科班”出身，上世纪60年代初他从地质学校毕业后，就一直在长白山系的茫茫群山中找矿。这位物探工程师曾编写过20余份物探报告与设计，他撰写的吉林省老牛沟铁矿区低缓磁异常的论文发表3年后，那里就钻出了几十米厚的铁矿层，为此他还荣立了吉林省建国30周年地质找矿二等功。与众不同的是，这位长白山中的“草根”，地质找矿之余，一直不离不弃地坚守着他的文学之梦，而且在25年后一跃成为专业作家。中国地质界因此缺少了一位优秀物探工程师，但中国文学界却因此拥有了一位著名剧作家——这，实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一段佳话。

今年恰逢黄世英先生从事文学创作50年，这半个世纪的正中时间点，恰似一道分水岭，将他前25年业余写作与后25年专业写作生涯，均匀地分为不同的山光水色。而相同的是，山岭两边的文学蹊径上，一路都有芳草萋萋莺歌燕舞，一路都是“红杏枝头春意闹”。

黄世英的文学基因似乎在中学时代就已显露无遗，否则，他的语文老师绝不会挑选他为语文课代表，更不会推选他到校刊《勤工俭学报》做小编辑。当然，他也很为“伯乐”老师争气，硬是靠着一本新华小字典在中学时代通读了中国四大古典名著并成为同学们公认的“才子”。

黄世英真正意义上的横空出世是在地校毕业后，1962年他的一首八行小诗《钻塔》犹如“一枝红杏出墙来”——在市《文化宫》小报上刊出了，且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他的《罗盘》、《篝火》、《落红赋》、《地质队员之歌》等诗歌、散文，也纷纷扬扬地接踵在省、市报刊上争奇斗艳。于是，他每年出野外的行囊中都多了厚厚一摞中外名著，白天与工友们一起上山找矿，晚上在小煤油灯下独自看书、写作。他“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不间断地读了“吉林省函授学院中文系”、“中国电影刊授学院”、“长影电影刊授学院”、“峨眉电影讲习所”、“全国工人创作讲习班”等他所能涉猎到

的一切与文学创作有关的函授课程，他的作品也相继登陆国内各大报刊并开始获奖。他的独幕话剧《搬家》由工人出版社出版发行；他创作的大型话剧《踏遍青山》、《大江东去》、《挺进老虎沟》相继搬上舞台，《大江东去》还荣获吉林省建国30周年汇演优秀剧目奖。“文革”前，他就荣获了吉林省业余创作积极分子称号，并出席了吉林省青年作家与业余创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而就在这次大会期间的一次参观长春电影制片厂，催生了他电影文学创作的念头。

上世纪80年代初，地矿部长孙大光到吉林省地质系统视察时，偶然看到了他的电影剧本处女作《雪山深处》，当即接见了，并引他到长影拜会著名导演王家乙。不久，又将他保送到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深造，毕业后将他调到部里新成立的文学创作室从事专业文学创作。

从此，黄世英的创作就始终聚焦在了地质精英身上：当南海首次打出工业油气流时，他创作出电影《男儿要远行》；当西藏羊八井地热发电站落成，他推出电影《世界屋脊的太阳》；当沙参2井在塔里木盆地打出高产油气流时，他写出电影《胡杨》；当地质部门帮助地方缺水城市找水引水时，他捧出电影《中国人》；当全国矿业秩序整顿如火如荼时，他创作的矿政管理题材的20集电视连续剧《呼啸的山野》也开始在央视热播；他与长达12年的地质大调查携手同行，先后写出《走进格拉丹冬》、《无言的雪山》、《雅鲁藏布大峡谷》、《珠穆朗玛之旅》、《内蒙古高原的宝藏》、《雪域高原的鹰》等20余篇报告文学，在全国报刊上发表。

三

我曾有幸数次参加过黄世英影片首映式。当一次次看到黄先生站在流光溢彩的人民大会堂辉煌舞台上接受雷鸣般掌声与五色鲜花的热烈祝贺时，

我无限感慨浮想联翩：此时此刻，有谁会想到成功者背后所付出的艰辛呢？

就说影片《世界屋脊的太阳》的创作吧，尽管黄先生曾在野外搞过技术，当过工人、干部，有足够的25年的地质生活阅历，但他仍然从西藏羊八井地热电站破土，一直到地热电站建成发电，先后6次进藏跟踪采访，在建设工地上与建设者同吃同住，最终将建设世界第一座高原地热发电站的壮举搬上了银幕；电影剧本《罗布泊》的创作过程也同样，为了反映新一轮地质大调查中的重大地质找矿成果，讴歌21世纪肖继业式的地质队员和“三光荣”精神，他曾8进新疆、两次闯入“死亡之海”，用5年时间完成了这部艺术地再现中国钾盐发现历程的史诗般力作。

面对称誉自己为“天才”的人，鲁迅曾经这样说过：“哪里有什么天才？我不过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工作上而已。”其实，深谙此道的黄世英先生也如是。一年365天，他几乎都在写作，就连过春节，也只是在除夕夜与全家人一起吃顿大团圆年夜饭、观看央视春节晚会，大年初一他就又走进办公室继续写作了。他家与办公室的直线距离不足百米，为了不影响家人夜间休息，他经常住在办公室里写到深夜甚至通宵达旦。我在报纸的一篇人物专访中，看到记者这样描述了黄先生在没有空调年代里的写作“原生态”：“他忙于赶写一部剧本出了一头瘡子，最后削发如僧，推光了那一头极有风度的背头。爬格子不是一种简单、轻松的事情，那些日子他一千就是一个通宵，光头赤背，脚下是一盆凉水，一切都显得非常原始。他令人想到的是一头黄牛，在一片生活的沃土上正奋力耕耘，默默开拓……”

是的，这个执著的“文学情种”，这个“拼命三郎”，即使为了文学而积劳成疾，仍无怨无悔。他第一次住院，手术18天后，腹部还缠着宽宽的白纱布绷带，就走上海上钻井平台体验生活去了；在颈部主动脉狭窄支架术后，他无法容忍那每天五六个小时输液时间的白白流淌，就请护士把针

头扎在左手上，右手在一块木板上继续写他未完成的剧作；去年，他的心脏又安装了4个支架，每天要连续挂10多个小时的吊瓶，他硬是要护士把针头扎在脚上，将笔记本放在双腿上、背靠床头，修改即将投拍的彩色宽银幕影片《罗布泊》剧本……

至此，你对黄世英先生的作品一次次荣膺夏衍电影文学奖、铁人文学奖、国家政府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中国电影金鸡奖，以及他自己先后被聘为中国电影金鸡奖评委、全国五个一工程奖评委、全国人文奖评委，还被中华全国总工会、国务院分别授予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劳模称号等如此让人应接不暇的潮水般涌来的荣誉，还惊诧吗？

四

毋庸讳言，许多作家往往只会埋头写字，社会活动于他们常常是一块显而易见的“短板”。而黄世英先生则少有人地同时兼具文学创作与文学组织工作能力。

他出任原地矿部文学创作室主任后，与作家奚青一起创建全国首家行业作协——中国地质作家协会；他创办过大型文学刊物《新生界》和《国土资源文学》；他又向作协主席团倡议设立了全国性的“宝石文学奖”；他还策划创办全国首家行业作家网站——中国国土资源作家网；为了培养中青年业余作者，他又亲自与作家奚青去鲁迅文学院联系开办鲁院地质作家班。

他积极扶掖地质文学新人，不但陪同他们深入生活，帮助他们修改作品，还将业余作者们的“上乘之作”，主动帮助推荐到国家级大型刊物上发表；对“大部头”作品，积极向电影厂编辑、导演推荐，促成他们的长篇小说改编成电影搬上银幕；他亲自带领几位业余作家采访，创作出好几部

百万字的报告文学专集；他好施乐助，不仅自己跑到北京电影学院等高等学府去帮助文学青年联系进修事宜，还“负责”帮助人家解决生活困难——为他们找“活”干、当“枪手”，解决学习期间的生活费用。

黄先生对自己曾经帮助过的人从来不求回报，可对曾经帮助过自己的人却总是念念不忘——譬如对发现他并将他调到部文学创作室的孙大光部长，当听到大光老部长逝世的噩耗，他竟三天三夜不能成眠，连续写出《长歌当哭》、《完美的生命句号》、《永远的大光》三篇悼念文章并发表在报刊上。

热情似火地助人为乐与“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感恩行动——无论是这位东北汉子的性格使然，还是源于他的责任心和使命感，总之，两者相得益彰如影随形地伴随着这位地质作家一路前行。

从东北大山里走出的黄世英先生，非常欣赏大光老部长的那句名言——“地质事业是勇敢者的事业”。他说他从开始地质文学创作那天起，就立志要当这些“勇敢者”的吹鼓手，做中国地质事业的歌者。

其实，在为“勇敢者”放声歌唱的同时，黄世英先生也在攀登自己文学高峰的道路上深深嵌进了“勇敢”的足迹——一个在长达半个世纪漫漫文学长路上不停顿跋涉且无休止耕耘的人，一个热爱事业胜于自己生命的人，难道不是勇敢者吗？

（本文作者为《大地文学》杂志主编、中国国土资源作家协会副主席）



作者 1986.12

勇敢者的足迹（代序） / 1

呀拉嗦，青藏高原 / 1

走进格拉丹东 / 8

珠穆朗玛之旅 / 84

雅鲁藏布大峡谷 / 132

苏醒的大兴安岭 / 191

内蒙古高原的宝藏 / 203

无言的雪山 / 218

长歌当哭 / 230

完美的人生句号 / 236

一个地质王国的神话 / 242

永远的圣地 / 278

成功秘诀 / 283

呀拉索，青藏高原

年过七旬的潘桂棠，这一生只做了一件事情：青藏高原研究。

因为这项研究，他得了个雅号“潘三分”。“潘三分”最喜欢唱《青藏高原》这首歌，尽管时常唱跑了调，他还是喜欢唱，不仅在家里唱，出野外时唱，回到基地里也常常能听到他哼着这首歌，他唱时很投入、很动情，是用执著的心在唱这首歌。

龙年伊始，青藏高原给他带来了好运与惊喜，他与合作伙伴们的“青藏高原地质理论与找矿重大突破”研究项目获得了国家级大奖。

2012年初春，暴风雪还在横扫着欧洲大地，暖融融的春光却已经照射在天府之国大地上，满面春风的潘桂棠揣着请柬风尘仆仆地飞往北京领奖。

2月14日，鬓发斑白的潘桂棠激动不已地走进人民大会堂，含着热泪登上颁奖台，从国家领导人的手中接过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证书。

从成都到北京并不遥远，可这段路程他却整整走了近半个世纪，他从北京地质学院毕业后就分配到成都，走上了青藏高原，半个世纪来，他把青春年华与毕生精力全部都奉献给了青藏高原。

—

青藏高原是一片富饶之地，这里的矿产资源极为丰富。这里也是一片神奇之

地，藏传佛教终极精神追求，使她笼罩在一种梦幻般的神秘中；她还是地球上最年轻的土地，隐藏了许许多多有关地球形成和演化的信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科学家、人文学家都想去认识她、诠释她。作为中国版图上的的一方热土，从科学的视角去认识青藏高原自然是当代中国科学人一份重大责任，于是应运而生了一批以探索青藏高原奥秘为己任的地质学家，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潘桂棠就是其中之一。

他曾30多次进入青藏高原高寒缺氧无人区开展地质调查和研究，5次带领80余位国内外地质学家考察青藏高原。卓越的学术成就和鲜明的学术个性，使他成为国际青藏高原地质学权威学者之一。从20世纪70年代初，他的足迹就踏上了青藏高原，在茫茫的雪山、湍急的冰河、广袤的高原上，寻找特提斯海洋发生、发展和消亡过程的记录。他每次在青藏高原都要工作几个月。最长的一次在高原上跋涉近8个月之久，而且多在渺无人烟的荒山绝谷，雪崩、滑坡、泥石流频发地区。他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完成了事业与人生的一次次攀登。

他首先提出“高原地壳形成的三分三重形成模式”，创建了东特提斯“多岛孤盆”理论体系。他撰写并出版了《青藏高原新生代构造演化》、《青藏高原大地构造及形成演化》、《青藏高原在全球构造中的地位和作用》、《我国西部三江地区矿产资源开发及其对策研究》等8本专著和50余篇论文。

在评价他的研究成果时，马杏垣院士动情地说：“这是具有开创性、系统性的青藏高原地质构造综合性专著”；华裔著名地质学家许靖华先生曾经用肯定性的语言，告诫涉足青藏高原地质研究的学者们：“你们任何人提出的青藏高原有关演化模式，如果潘桂棠不认可，那就有问题！”

二

潘桂棠把一生中最美好的青春时光都给了青藏高原，这不仅仅是因为忠诚于

他所选择的职业，而是他太热爱高耸于地球上的这片大地了。

有一次，他只身一人进入人迹罕至的火山岩地带，他沿着火山岩的一条裂隙攀上了一座高峻的火山锥，观察到了火山口的最壮丽的景观。高原上灿烂的阳光照耀着他，高原的风吹拂着他，他太兴奋了，不禁唱起了那支曾感动过多少人的歌——《青藏高原》。

“是谁带来了远古的呼唤，是谁留下了千年的祈盼，难道说还有无言的歌，还是那久久不能忘怀的眷恋……”

他神色凝重，眺望远山，胸膛中有一股力量在鼓荡着。一只雄鹰在他头顶的蓝天上迅疾而过，青藏高原的太阳血红而庄严。

当他想起该下山的时候，为难了。他想不起是怎样上来的。陡峭的岩壁光滑如镜，下面是烟雾弥漫的山谷，一不小心就可能粉身碎骨。他沉思了一会儿，开始伸开四肢，紧贴在岩壁上，慢慢向下移动，他感到这大山伸出一双无形的手紧紧拥抱着他，他已经和这山，不，和这片青藏高原融成了一体。他脑里涌出了智利诗人聂鲁达的诗句：“当所有的人走进自己的墓穴，那里还有一个精致的建筑高耸在人类黎明时候的遗址上，承载着沉默的最高器皿，许多生命之后的一个石头的生命。”

他对青藏高原的痴情不仅到了忘我，而且到了忘家的地步。1976年成都闹地震，妻子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蹲在防震棚里吓得发抖。但他还坚守在青藏高原上；那一年，他得到父亲去世的噩耗，他还是坚守在青藏高原上，未能为亲人送葬尽孝。那时刻他撕心裂肺，感到对不起生他养他的父亲。他面对家乡方向，在苍茫的雪原上，长跪不起，痛哭不止……为了青藏高原，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几十年青藏高原上的奔波改变了他的形象，强烈的紫外线灼得他面孔黧黑，高寒山区的风霜雨雪在他脸上刻下了深深的皱纹。长期的缺氧对牙齿影响很大，他现在的牙齿大部分是假齿。每逢刷牙时，他总忘不了幽默几句：“我的原装牙齿，都贡献给青藏高原了！”同时他还患有胃病、关节炎、心脏肥大等疾病。

三

远古时期的青藏高原还是一片浩瀚无垠的汪洋，海风带着灼热和雨水向亚洲古老大陆的深处吹去，带来了绿色，带来了盎然生机。进入新生代，在印度洋板块的推挤下，海水向南退去，这片大陆开始褶皱抬升，于是从6500万年前开始直到今天，形成了世界第三极——青藏高原。本世纪初，新组建的中国地质调查局做出了一项石破天惊的决定：在高寒缺氧的青藏地区开展1：250000区域地质调查项目38幅。这意味着广袤的西藏大地一半的面积将完成系统的地质工作，其中有幅图叫聂拉木。

聂拉木与尼泊尔接壤，藏语意为“颈道”。这幅图的东边是世界第一高峰海拔8848米的珠穆朗玛峰。西边是世界第14高峰希夏邦马峰，东南边还有海拔8201米的世界第6高峰卓奥友峰。这里群山叠嶂，沟谷深切，冰峰重叠，山顶终年积雪不化，工作条件极为艰苦。几十年来，中外地质学家到聂拉木考察都是沿中尼公路进行的。从未敢涉足令当地老乡都不寒而栗的无人区——这块神秘的高山峡谷地带。地调局领导担心无人问津聂拉木，而潘桂棠主动接了这幅图的区调工作。尽管环境极为恶劣，工作条件十分艰苦，但工作进展得还很顺利。

2001年6月15日，潘桂棠率领专家组到聂拉木幅去检查野外工作时，感到胃与肚子不时地疼痛，他不声不响，坚持将工作搞完。6月28日又赶到日喀则，主持召开喜马拉雅区域地质研讨会。会议期间发现便血了，他向医生要了些药吃，坚持开会。其间听说江孜—亚东幅填图过程中取得了重大进展，他高兴得忘却了病痛，会议结束后便带领专家组分乘三辆汽车奔向亚东。一路上的颠簸，使他的胃疼得越来越厉害，二十分钟就发作一次。疼得他满头大汗，他强忍着。车上的专家都已开始打起瞌睡。突然，他叫司机把车停下，推开车门下车，抱了篮球大小的一块转石回来，他兴奋地告诉大家：“石榴辉石岩，这是我们要找的地壳深

部岩石。”

7月份他们进入江孜幅考察，潘桂棠便血严重，厌食，这时，他的身体虚弱到了极点，最后他实在坚持不住了，不得不趴在一块岩石上，喘着粗气，他病倒了。

随行的工作人员和专家们劝他赶快到拉萨看病，他执意不肯，青年研究员王立全，司机小杨眼含热泪望着潮红而不时变得苍白的潘所长脸色，胸中翻江倒海。“你必须回拉萨去看病，否则我们不去看剖面了。”一位专家严厉地“警告”他。

在王立全的陪同下，他们长途驱车赶到拉萨。一路上潘桂棠出血不止。检查的结果令人不安——贲门癌。

四

潘桂棠病倒的消息惊动了中国地调局领导，局长叶天竺电话指示：“一定要安全地把潘桂棠接回成都治疗。”

离开西藏的那一天他非常激动，默默无语地凝望着大昭寺的金顶与雄伟的布达拉宫，“也许我将永远地告别这座美丽的日光城了！”他很伤感。

他在候机大厅又再次听到广播里播出那首李娜演唱的《青藏高原》，泪水情不自禁地流下面颊。他恋恋不舍地坐在候机大厅里，直到最后一个登机，当他走上旋梯时却突然停下脚步，依恋地环视着贡嘎机场四周的雪山，又潸然泪下，他下意识地抬起胳膊向四周雪山挥手告别……

潘桂棠太爱恋青藏高原了，青藏高原已成为他事业上、生活上，甚至生命中不可分离的一部分。80年代，他跑遍了青藏高原，便按着一分为二的观点，对青藏高原的地质问题进行概括总结，撰写了《青藏高原新生代构造演化》的专著，受到了许多有关专家的好评，可是他却陷入了困惑。许多地质现象，特别是许多自然现象，运用一分为二的方法是概括不了的，比如地球结构基本分为三层：地壳、